



赵明著

4360

# 寂靜的山林

群众出版社

865  
4960

反特电影文学剧本

# 寂 靜 的 山 林

赵 明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1 9 5 7 年 3 月

## 內 容 提 要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是寫美帝國主义为了擴大朝鮮战争，在片面宣布朝鮮停战談判無限期休会前后，派了女特务金文英到东北來采选空投基地和接应大批空投的武装特务。群众發現金文英行动可疑，报告了我公安机关。偵察員史永光在群众掩护下接近了敌人，取得了敌人的信任，被敌人派往美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在香港，史永光受了一般考查之后，又被送到日本茅崎美特机关受“心理測驗”等更高一級的考查，在茅崎，机智、坚定的偵察員識破并战胜了敌人的种种詭計，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和我公安机关所要偵知的东西，并将大批伞特誘回东北，投入罗網，又在飛機上勇敢地將指揮这次空投的美特捕住，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帝国主义擴大侵略战争的陰謀提供了活生生的証据。

## 寂 靜 的 山 林

赵 明 著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單東堂子胡同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號

經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號(總)9(文)7字數66,000開本787×1092 1/32印張3 1/4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册

定 價 (7) 0.29元

统一书号: 10067-7

定 价: 0.29元

字幕：1952年秋。

美国片面宣布朝鮮停战談判無限期休会前后。

东北某城市。

傍晚，一輛市內拉坐馬車，在秋風細雨中沿着柏油馬路不快不慢地向前走着。由于車蓬遮住了視線，我們看不清車里坐着的是什麼人，僅能由側面看到瘦腿青呢褲腳下露出來的一雙穿着新黃皮鞋的并放着的女人的腳，和腳邊的一隻旅行手提箱。街上行人稀少，車馬也很冷落，馬車轉進了一條胡同，經過一家門口，稍稍一停。車中人向外探望了一下，猶豫地對車夫說聲：“還在前面！”車夫揚起鞭子，吆喝了一聲，馬車繼續向前走去。快到胡同口了，馬車忽的又折轉回來，在原先停下來過的門口站住了。一個中年婦人很穩重地下了車。她叫金文英。身材長得非常修長，面貌也很秀麗——瓜子臉，雙眼皮包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來回轉動着，甚為誘人。看上去不過二十七、八歲，但額上的皺紋，却指給飽經事故的人：她已是三十開外的人了。她上身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干部服，由筆直的稜綫可以看出和下身穿的青呢褲一樣，都是上身不久的新裝。她把復蓋在留有一點燙過的痕跡的長髮上的制帽整了一整，用空着的一隻手提起手提箱來，疾步走進院子。她順着甬路走到正房門前，放下手提箱，在門上輕輕敲了幾下。門開了，一個叫梁素珍的二十六、七歲的家庭婦女在門里出現。她驚異地喊了聲：“二

“二孀！是妳！”不等來人答話，便轉回身去，對內高喊：“士新！你媽回來了！”然後又急忙轉回身來，上前提起旅行皮箱，將金文英讓到屋裡坐下。

梁素珍：“二孀是幾時起身的？”

金文英：“九月五號。素珍你家都好吧？幾個小孩了？”素珍未及答言，兩個十一、二歲的身量差不多的男孩由側室內跑出來。金文英一把扯住前面稍矮一點的孩子帶點顫抖的聲音，叫出：“士新！”一把拉到自己懷裡，眼淚簌簌流下來。她俯下頭來親吻著，並帶著顫聲說：“是媽不好，扔了你這麼多年！”

素珍扭過頭去，用手帕擦起眼淚來。二楞站在一旁楞了一會，一轉身跑了出去。

隔壁傳來了孩子的哭聲，梁素珍急忙走出。金文英撫摸着士新的頭，自言自語地說：“長這麼高了！”然後，捧起士新尖削的小臉：“你還記得媽？”士新點了點頭“媽！”的一聲將頭埋到金文英的懷裡哭了起來。

門開了，二楞和一對中年夫婦走進來。後面還跟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這是任敬勤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和女孩。任敬勤，三十三、四歲，中等個兒，團臉尖下頰，一眼望去，可以看出是個非常厚道的人。任大嫂年歲比任敬勤輕一些，個兒也比任敬勤矮些，長瓜臉兒，說起話來笑微微的，是個心地善良的道地中國型的家庭婦女。他們的女兒秀雲，身材窈窕，一見人就含羞地低下嫩嫩的眼皮，使得長長的睫毛，分外顯明。

金文英一見來人，便放開士新，站起身來。

金文英：“這是……”

士新：“二楞的爸爸。”

梁素珍：（抱着个兩岁的女孩由側屋內搶出来）“任大叔，任大嫂，就住在咱們下屋。”

士新：（上前拉住秀云的手，亲热地說）“这是秀云，‘滿五分’……”（秀云一甩手，低下头去）

二楞指着自己的鼻子說：“我叫二楞！”

梁素珍：“这是我二嫂……”

任大嫂：“方才听馬車响声，觉着有个人进来了，果然二楞跑回来說，二娘回来了……”

任敬勤：“您一路辛苦了！”

金文英：“謝謝！没有什么，請坐吧！”

大人們在長条桌周圍坐了下來，孩子們都圍到手提箱跟前去了。金文英掏出一包香煙讓大家抽，但只有任敬勤接過一棵去。她划了一个火，遞了过去，任敬勤吸着了煙，她自己也点了一棵。

梁素珍：“我爹死后，家里只剩下士新，多亏了任大叔帮忙照顧。”

士新：（插了进来）“任大叔待我可好了！”

金文英：“太感謝了，太感謝了！”

任敬勤：“哪里的話，那是應該的。”

任大嫂：“路上走几天？”

金文英：“四天。”

任大嫂：“那边生活怎样？”

金文英：“看干什么，一般說来很好混。（一頓）当然不如这边嘍！他大叔在……”

任敬勤：“在……”

素珍：（接了过去）“在一家私营工厂，当会计。”

任大嫂：“二娘在那边事由很好吧？！”

金文英：“和人家合伙开了一个医院，生意还算不错。可是，听说他大爷死了，剩下了一帮孩子，我心里像刀绞似的，再呆不下去了。买卖也没来得及清理，就跑回来了。”

任敬勤：“还是回来为对啊！他大姪女（指素珍）也不能常在这里照管。再说孩子没依没靠的，终久不是一回事。每月收一二百元房租，就是不干什么，也够用的了……”

金文英：“谁说不是哪！”

梁素珍：“二嫂还没有吃饭吧？！”

金文英：“在车上吃过了！”

任敬勤：“您路上够累的……”（站起来）

任大嫂：“真是够累的，您休息吧！”（也随着站起来）

金文英：“哪里的话，多坐一会儿！”

任大嫂：“以后少打搅不了。”

金文英：“我离开太久了，一切对我都成了新的，以后请他大叔大嫂多多指教！”

任敬勤：“不客气……”

任大嫂：“二娘休息吧！”

深夜。秋雨时紧时慢地敲打着窗子。树叶随着风声，阵阵发响。当雨声和树叶声过去的时候，可以听到墙上一个老挂钟的有韵律的滴嗒声，时针已指向十一点多。

金文英靠在枕头上，一边吸烟，一边沉思。

她向对面小床上望了一眼，床上，士新的脸半埋在枕



中，正在熟睡。小床上面的牆壁上在台灯余光籠罩的邊緣，露出一付金文英与其前夫梁国偉抱着四岁的士新的照片。照片上士新的小眼睛笑成了一条細綫，显然是在拍攝的时候，摄影师故意逗了小傢伙一下子。金文英看了照片，皺了一下眉头，將身体側向里边去了。但是她仍然不能入睡，便索兴坐起身来，点上一棵煙，一边吸，一边沉思。最后她下了床，走到写字桌前，抓过台曆焦急地翻着。在她翻的日曆第一頁上我們看到的日期是“九月三日”，及至翻到“十一月三日”时，她停下来，摸过一支笔，在上面做了一个記号，眼睛望了望“十一月三日”这几个字，又望了望士新那張可爱的小臉，痛苦地皺起眉头。

秋雨过后，天气分外明朗，天上只有几朵白云，緩緩地浮动在碧藍的高空上。雨水洗刷过的房屋、街道、树木，在阳光照耀下，都給人以清新的感觉。到处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标語。装着建筑材料和大木箱的大卡車、小汽車、馬車、自行車不时三三五五地由街头駛过。大卡車上都挂着紅色布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行道上行人来来往往，都很匆忙，似乎連观赏这雨后換过新裝的城市景色都来不及。

金文英穿着一身一般城市中家庭妇女的服裝，提着一只装着食品的網兜，由一家百貨商店走出来，跨上在路边等着的一輛空座馬車，車夫一揚鞭子，馬車沿着光滑的柏油路走了起来。

馬車走出了市区，碎石馬路被車輛軋得鞦韆发响。街道兩旁新起的大樓和破旧的小房，列在一起，显得很不调和。

馬車轉進一條胡同，走了几步，在一座漂亮的即將完工的大樓前停下來。馬車夫側過身來對金文英說：

“到了！”

金文英望着大樓，顯出愕然的神色。一個小矮草房的破舊形象在她的腦子裡浮現出來。她遲疑了一下，跳下車來。走到大樓門口。這時，正好有一個三十來歲、穿藍布制服的機關幹部送另一個手拿公事包的幹部走出門來。當二人說着“再見”握別之後，金文英有點怯懦地走過去，對即將回身轉去的幹部打了個招呼。

金文英：“同志！”

幹部：（打量了一下金文英，含笑地）“您找誰？”

金文英：“過去在這裡住的開菜園子的高日昇。”

幹部：“您可問巧了，要問別人還不知道呢！他搬到東關外大甸子職工宿舍去了，一一六號，他就在附近那個新廠子工作，您到那一打聽就知道了。”

金文英說了聲：“謝謝！”為了給人一個好感，故意輕盈地笑了一下。

金文英重又坐上馬車，皺了一下眉頭，對車夫說：“到東關外大甸子職工宿舍。”

馬車在鐵網絲圍住的一所整齊的二層樓前的柵欄門前停了下來。金文英開了車錢，提着網兜，順着兩旁新栽不久的小葉楊的甬道走了進去。

金文英在門牌上標着“一一六號”的門上敲了兩下。門開了，高日昇的妻子，一個三十四、五歲的家庭婦女，扎煞着黏着白面的兩手，出現在門口，問道：“您找誰？”

金文英：（笑嘻嘻地）“大嫂您不認識我啦！？”

高妻：（細細端詳了一下）“金大妹子呀？我還沒看出來呢！您是几時回來的？到屋裡坐吧！”

金文英：（一面說着，一面往屋裡走）“好幾天了”一眼望見坐在八仙桌前包餃子的高日昇——一個工人打扮三十七、八歲的中年男人，高興地問：“大哥您好？”

高日昇：（正在探身外望，一見金文英便驚異地站起來）“是您？！”

金文英：“沒想到吧！”

高日昇：“由哪兒來？”

金文英：“九龍。多年不見了，特地來看望看望大哥和大嫂。”

高妻：（不解地）“九——龍？！”

金文英一把拉過立在八仙桌旁玩面团的四、五歲的小女孩，並撫摸着她的小毛頭說：“妞兒長得這麼大了！”順手將帶來的食品放到妞兒旁邊的桌子上。回過身來又抱起在靠牆放着的一個小藤皮推車裡坐着的一、二歲大的胖小子。

高妻：（眼睛望着食品兜）“您這是怎說的！？”

金文英：（笑嘻嘻地）“這多年不見了，我還能空手來？！（舉着胖小子親了一下）多胖！你們真是兒女雙全！”

高妻聽了金文英的話，面上流露出心滿意足的笑容來。高日昇望望桌上的面板和包好的餃子，既不冷淡也不太熱情地对金文英說：“到裡面坐吧！”

高妻將小孩從金文英手中接過來，金文英被高日昇讓到里間屋去。

這是一間普通工人家庭的朴素臥室。靠裡面牆放着一張雙人床，雙人床的對面放着一張小孩床，臨窗放着一張三層

桌，桌上摆着一只馬蹄表、一只小金魚缸和一件未縫完的小孩衣服。牆上貼着天安門庆祝国庆节遊行的画和一張农家乐的画，画旁挂着一个鏡框，里面裝着工人們的合影和高家全家福的像片。

金文英打量了一下屋內的情形，就桌边一張木椅上坐下来。高日昇坐到对面椅子上，高妻也抱着孩子在床沿上坐下。

金文英：“大哥这两年混的还不坏啊！”

高日昇：“說不上好，比过去嘛，算强一些了！”

金文英：“在那边听到这边‘镇压反革命’真替你们耽了一阵子心哪！”

高日昇：“受到政府寬大了。”

高妻：“当时他还犹疑，不想坦白哪！我劝了他好久，才硬着头皮去了；要不去，还不知道今天怎样了呢！”

高日昇：“别扯那些个了！”（歪了妻子一眼）

金文英：“过去咱们虽然做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但都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算不了什么，（用眼睛瞟着高日昇意味深長地說）說了，对咱们今后也有好处！”

高日昇皺起眉头，以怀疑的目光看了一下金文英。金文英在高日昇的眼色中洞察到了自己所要了解的一切，便急忙插开話題，对高妻說：“这几年变化真大啊！几乎找不到你们了！”

高妻：“誰說不是哪，共产党一来，又修工厂、又修学校……一个勁地修。”

金文英：“要不就叫人民政府了，和过去比，真是两个世界。”

高日昇似乎沒有放棄金文英方才使他猶疑的一句話，便接過話頭來問道：“聽說您在那邊很好，怎麼想回來了呢？”

金文英：“他大爷故去了，只剩下了个孩子，沒依沒靠的……而且我一知道了这边的实在情形，就早想回来参加祖国建設！”

（化）金文英穿着一身东北普通的干部服，由一个机关宿舍的門内出来。一个三十六、七岁的旧職員，很有禮貌而又很冷淡地对金文英說：“請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免得彼此麻煩。”

（化）金文英穿着一身城市知識妇女的服裝，在一家貿易行内。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計对金文英說：“我們經理說，他不認識您这样一个人。”

（化）金文英穿着干部服站在一家私营鉄工厂門前。一个工匠斜着眼睛問金文英說：“您和他什么关系，找他有什么事？”

金文英：（客气地）“沒什么，一个朋友託我给帶了个口信来。”

工匠：（打量了一下金文英，然后，脖子向前一伸，压低了嗓子，拉長音調說）“他早被鎮压啦！”

金文英暗自一惊。她提着網兜，沒精打采地走回自己的家。下屋窗前任大嫂和五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張大孀、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李大孀在暖和的太阳光下，坐着小板凳在作針綫。旁边二楞和另一个小孩在扒土玩。金文英由他們面前走过的时候，故意討好地作出笑容。

金文英：“大娘大孀还忙着哪，今天，天气真好！”

張大孀：“一年到头还不是穷补綫！說忙也忙，說閒也

閒。他二娘上街去啦!?”

金文英：（以網兜示之）“給孩子們买了点东西!”

張大媽：“他二娘你看，这边照那边怎样?”

金文英：“那边怎能和这边比?!还不是有錢人的天下。一天报上登的不是偷就是搶。討飯的滿街都是……你回想这边解放前怎样，那边就是怎样。”

張大媽：“哟，还是这样啊!那还有人說那边好呢!”

金文英：“我过去走錯道了，还不就是因为錯听了別人的話!要不，参加工作都四、五年了。”

李大孀：“沒参加革命，可也賺下錢了!”

金文英：“几个錢中什么用，哪有参加革命光荣!?”

任大嫂：“現在当医生可是受人尊敬!”

金文英：（向众人）“沒事，請到我家去坐，啊!”

李大孀，望見金文英走进自己家門以后，冲着門一啣嘴，鼻子里“哼”了一声，以非常快的語調說道：“你‘家’你‘家’，張、王、李、赵姓够了，又回来姓梁来了。解放前听说跟了个什么主任，現在又回来裝正經人来了。”

任大嫂：“大孀別那么說，我看她，人倒滿好的哪!”

李大孀：“你才和她处几天!?”（嘴巴湊到任大嫂耳边悄悄地說了些什么）

金文英的臥室內。金文英倚在床上一边吸煙，一边思索着。士新正在小茶几上吃糖菓点心。金文英不自禁地“唉”了一声說：“人心都变啦!”

士新抬起头来，莫名其妙地望了她一眼，接着話头說：“我們宋老师也变了。过去总討厌同学，現在对同学可好

了。今天还給我們講了个志願軍打掉大老美七架飞机的故事哪！”

金文英：（皺了一下眉头，然后又和緩地对士新說）“好兒子，媽媽走累了，想歇一会，你到下屋和二楞玩去吧！”

士新望望媽媽的神色，沒有作声，拿了一包糖菓走出門去。金文英捏灭了煙头，躺下，沉思了一会，起来在屋內走了兩步，翻了翻日历，日历上出現了“九月二十九日”。門开了，金文英一惊，回轉身来一看，原来是素珍端了茶来，金文英对素珍笑着点了一下头。梁素珍將茶放到金文英面前，轉身要走，金文英叫住她。

金文英：“素珍，你郭大叔这几年怎样？”

梁素珍：“听说鎮反时有人檢舉他，他吓跑了，一直沒有音信。”金文英失望地“噢”了一声，再沒有說什么。然后走到窗前，漠然外望，她的目光落到了正在下屋窗前漬酸菜的任敬勤身上。

晚上，八、九点鐘。

金文英抱着几包食品，和一个包裝紙包的紙包，走到任敬勤的家里。

任敬勤正在外間屋子灯下看書，任大嫂坐在桌子一端的單人床上做針線。床上睡着一个兩、三岁的小女孩。秀云在父亲对面写字，二楞在坐子橫头温書。任氏夫妇見金文英进来，赶忙站起来，并叫孩子：“給二大娘讓座！”秀云將椅子讓开，站到任大嫂一旁去了。金文英將提的东西往桌上一摆。

任大嫂：“大姐，这是干什么？”

金文英：“回来时也沒給孩子帶什么，今天上街看見小衣裳滿好的，順便買了几件（打開紙包，拿出一套灯心絨的海軍服），給大姪們穿穿，也算是我的一點心意吧！我不在家，大叔大嬸對我家孩子太照顧了。”

任敬勤：“唉！提那個干嘛，二嫂也太見外了。”

二楞見是海軍服，上去一把抓了過來，就往自己身上比，任大嫂瞪了他一眼。

任大嫂：“少動手，沒有一點規矩！”（轉向金文英）  
“這是怎麼說的，大姐也太費心了！”

二楞噘着嘴，站到一旁。金文英拿衣服，在二楞身上比了一比，說：“正合適，拿着吧！”交給了二楞。

任大嫂：“快謝謝二娘！”

二楞行了一个礼。金文英又拿了一件遞給秀云說：“這是給你的。”拿起第三件，說：“這件給小胖丫，”一并遞給了秀云。秀云說了聲：“謝謝！”金文英把糖菓點心往二楞怀里一送，二楞夾起衣服，雙手接住，不等媽媽說話，就跑到里屋去了。任大嫂給秀云使了个眼色，秀云也拿起衣服到里屋去了。

金文英望望屋內簡單而朴素的擺設，對任敬勤說：“他大叔一個人蹦躑也够噲啊！”

任大嫂：“誰說不是呢，每個月都是緊幫幫的。”

任敬勤：“比過去有上頓沒下頓好多了，過去一天物價三漲，領兩個錢，沒等買什么，就毛光了！”

金文英：“我看跑行商倒不錯，遇上好時氣，跑一趟，就够一年吃的！”

任敬勤：“那得有本錢啊！而且非懂行不可。”



金文英：“哪有三天‘立巴’？‘一回生，二回熟’，錢好办，他大叔要是有意，咱們倒可合計一下……”

任敬勤：“不簡單啊！搞不好，就得砸鍋。当會計賺的虽少，可是‘把穩！’”

任大嫂：“二娘打算怎么办呢？像您这样的，事可好找。去一登記，保証給分配工作。現在正‘抗美援朝’，缺医务人員，政府又特別照顧……”

金文英：“唉，出去了几年，什么都落后了，先自己学习学习再說吧。……我也想把那边医院股子兌出去……”

孩子哭起来，任大嫂急忙去哄孩子，金文英看了看表，做出要走的样子。

夜里。任敬勤夫妇躺在双人木床上，一个孩子躺在中間，正在吃奶。

任大嫂：“士新他媽劝你跑行商，是什么意思呢？”

任敬勤：“什么意思，也許帶回来几个錢，想找人給跑跑，多下几个仔兒……”

任大嫂：“听李大孀說，她这个女人不正經，錢不定是怎样来的呢！”

任敬勤：“你們女人就愛說別人坏話。”

任大嫂：“不，他李大孀說，解放前，她就是跟一个什么主任跑的。”

任敬勤：（警覺地）“嗯！”

任大嫂：“這兩天常出去，不知跑的是什么？咱們还是加點小心，她常和咱們来往，又送这个，又送那个，別惹出閑事来！”